

【论 文】

从电影《撞车》透视新世纪美国族群关系

赵擎寰

200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授予了反映美国族群碰撞与冲突的影片《撞车》(Crash)，这是自1990年《与狼共舞》获得金像奖之后，另一部以族群关系题材获奖的影片(严格来说，《与狼共舞》更像是西部片而非种族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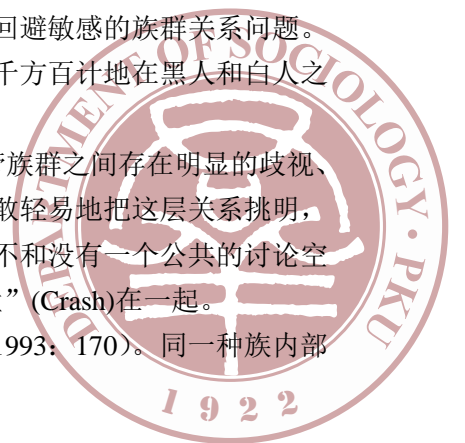
本片在内容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突破了以往同类型影片仅仅描写两个族群间关系(通常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框架，在不到110分钟的时间里，用交叉蒙太奇的手法，把日常生活中发生在黑人、白人、墨西哥裔、东亚移民和中东移民各个族群间的冲突与碰撞勾划得淋漓尽致。这些族群之间彼此的不信任与敌意在片中通过个体之间的故事被展现出来，全部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非常紧凑，富于戏剧性，但在最基本的层面又是现实主义和写实的，因此可以被作为透视美国当前族群关系的一个有趣的窗口。

本片的场景选在了洛杉矶，这是美国著名的族群混杂的大都市，不仅包括黑人、白人这两大传统的族群，也因为其地理条件，吸引了很多墨西哥裔、东亚裔和西亚裔移民，可以称作美国族群多样性的典型城市，而洛城也因1965年和1992年两度发生黑人骚乱而闻名。本片仍然以黑白冲突为主线，但加入了其他几个主要族群。特别是片中一家波斯裔移民因被误认为是阿拉伯人而遭到抢劫，突出反映了“9·11”之后美国族群关系的新变化。

片中并没有群体性的冲突场面，一切情节都是发生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可以看出，编剧希望宣扬一种把族群问题个体化从而缓解族群关系的观念。然而，片中一切冲突得以存在并发展的首要原因仍然是族群关系紧张。每个人在与外族群的人交往时，都会不自觉地将群体间交往的负面印象代入到个体交往当中，因此彼此敌视和戒备。而吊诡的是，这种敌视和戒备并不完全是偏见——片中善良的波斯裔杂货商屡屡被误认为阿拉伯人而被羞辱甚至被抢劫，结果他真的拿起枪去报复了；充满种族歧视思想的富家女子看到对面走来两个年轻黑人，本能地挽住丈夫的胳膊以增强安全感，结果他们果然被两个黑人劫去了汽车。这种看似矛盾的情节安排，折射出一个社会事实是：人们对族群关系的感受其实是来源于过往的族群交往历史的事实的堆积，虽然人们倾向于从中截取负面的片段，但不能简单地说各种歧视和戒备心理都是偏见和无稽之谈。美国黑人的犯罪率超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当然应该反省这背后的深层原因何在，但如果为了所谓“政治正确性”就对此闭口不谈，甚至歪曲事实，那反而是对各个族群的不负责任。然而当民主政治蜕变为简单的选票政治时，政客们为讨好不同族群选民，却往往回避敏感的族群关系问题。片中被黑人劫走汽车的白人检察官，为了不因这一事件而损失票源，千方百计地在黑人和白人之间找平衡，已然完全置法律的公正于不顾，就是这种政治生态的写照。

因此我们在《撞车》中看到的一幅诡异的族群关系画面就是，尽管族群之间存在明显的歧视、敌意和误解，而且每一个人也都知道是这么回事，但在彼此之间却不敢轻易地把这层关系挑明，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占据较高社会地位的白人身上。这样，族群之间的不和没有一个公共的讨论空间，却在社会生活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以非理性的形式宣泄出来，“撞”(Crash)在一起。

美国的族群或者说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种族问题(黄兆群，1993：170)。同一种族内部



的族群，虽然在文化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上也存在差异，但在族群意识上的差异并不大。欧洲各白人民族的后裔之间通婚的现象很普遍（马戎，2001：298），因此从血缘上来说已经混合成为一个大的族群。而来自东亚地区的移民则共享相同的肤色体型、相似的文化与伦理体系，特别是华裔和日裔移民还共享类似的受歧视历史，更为关键的是，在普通美国人眼中，是很难分辨出一个陌生的东亚裔是日本人还是朝鲜人或中国人，甚至把东亚裔与东南亚裔的移民相混淆，因此东亚移民在美国可以视作同一个大的族群。类似的，来自墨西哥的拉丁裔和作为奴隶的后代的非洲裔黑人也各自成为一个大的族群。种族的一个特点是具有明显的肤色和体质特征，这种特征是人们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的，也是难以改变的。可以说，这种明显的特征既在异种族人眼中是区别彼此身份的标示，也给作为种族成员的个体以形成种族意识的基础。

而种族之所以在美国成为一个“问题”，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至美国建国初期，在技术和文明上占优势的白人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压迫与剥削，使得美国的种族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和友善的。对于东亚移民的歧视和排斥，也持续了约一个世纪之久。在一个白人主导的社会中，其它种族要想获得平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这其中黑人民权运动尤其表现得激进和活跃。在斗争过程中，非白人种族遭遇了来自白人的大量的侵犯和敌意，因此现在各种族之间获得的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实际上是建立在长期斗争的历史之上的，这段历史是非白人种族形成种族意识的来源。因此，非白人种族意识从产生之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反抗白人的痕迹。另一方面，由于白人在美国占据人口、教育、经济、政治方方面面的优势，并且事实上从美国诞生之日，这个国家就由白人统治，因此美国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白人民族主义”。“美国的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既狭隘又宽容的，其宽容是仅对白种人的宽容，对印第安人、黑人等有色人种从来都是歧视性的，种族歧视在美国根深蒂固”（曹瑞臣，2004：22）。可以说，在美国普通白人心目中，那个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美国是由白人创造的，并且认为有色种族现在所得到的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与补偿性的优惠政策是白人牺牲了自己的权益而恩赐与他们的，极端的白人民族主义者甚至鼓吹维护“白人的合法人权”，更有甚者提出要求建立白人州（董小川，2006：52）。

因此，美国的种族关系的基调是對抗的而非和諧的。这种对抗并不因 60 年代民权运动的成功而消失，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更多地以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表达出来，但在极端情况下也仍然会形成群体运动，比如 1992 年洛杉矶的黑人骚乱。

而反观美国的族群政策，我们发现，美国族群政策演变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冲突与对抗总是尽量回避。

美国处理民族关系社会目标的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殖民地时代至 20 世纪初的“盎格鲁-撒克逊化”，20 世纪初至 60 年代的“熔炉主义”和 60 年代以后的“文化多元主义”（马戎，2001：312）。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政策或主义并不是反映了各个阶段美国种族关系的现实，而是统治集团希望达到的目标。比如“熔炉主义”，诞生于 20 世纪初，得名于通俗剧《熔炉》，该剧是 1908 年上映的，到了 20 年代，“熔炉”已经成了一个时髦的术语（邓蜀声，2001：405）。然而就在这一段时间，却是美国限制和歧视移民的一个高潮期：1907 年，签署法案拒绝日本劳工进入美国，1917 年，国会先后通过对移民进行文化测试的法案和排斥全美亚洲移民的法律，1920 至 1924 年，制定了大量关于移民的限额法案，不仅全面排斥亚洲移民，也严格限制东欧和南欧移民（邓蜀声，2001：79~480；黄兆群，1993：191~193）。早已获得人身解放的黑人在这段时间的命运也不好多少，1900 至 1917 年间，有 100 多名黑人被私刑处死，但尽管如此，联邦反私刑法

在国会也未通过（黄兆群，1994：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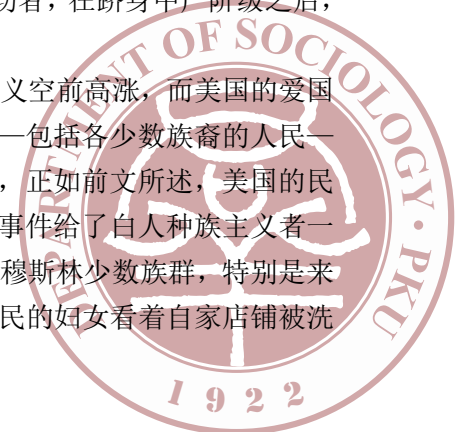
在当时，主张“熔炉”的人，更多考虑的是来自欧洲的不同白人族群之间的融合，《熔炉》的作者赞格威尔曾说过“美国是……一个伟大的熔炉，欧洲各种族得到冶炼和重铸。”（邓蜀声，2001：406）因此，在当时，“熔炉”主义说穿了，实际上是将白种人各族群融合在一起的主张而已，而且事实上在已经实施了数百年的“盎格鲁-撒克逊”化的基础之上，无论怎样“融合”，其底色仍然是新教英裔的文化。换言之，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有色种族并没有真正的被这个“熔炉”熔入“美利坚民族”当中。同时，移民仍然大量涌来，他们与母国的情感和文化并没有被隔断，百分之百的“美国化”从来也没有实现，美国人的民族危机感也有增无减（董小川，2006：51）。

60年代之后，多元文化主义逐渐占据主流，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美国统治集团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而采取“文化化”的主张。但英语和基于新教的主流价值观已经形成无法抗拒的力量，因此实际上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只不过是接受了“美国共同文化”的前提下，保留某些原有文化特征的“亚文化群体”而已（马戎，2004：127）。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给非白人种族的文化认同提供了机会，让他们被压抑的“自我意识”和寻“根”意识得以表达出来，并增强了族群意识（钱皓，2003：13）。但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直面种族冲突，没有在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等问题上提出解决方案，结果非白人种族的族群认同的增强与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弱势结合在一起，生成了更强烈的被压迫感和对白人的怨恨。

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少数族裔人口的变化。经历过民权运动的一代人逐渐老去，成长在平权时代的新一代黑人和移民二代、三代不像他们的父辈还有民权运动以前的记忆，他们对于法律上的平等已经视作理所当然，而他们更积极地主张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高。黑人的高生育率与亚裔、墨西哥裔移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美国人口的构成，而他们高涨的权利意识，使他们成为不可忽视的选民群体。

然而一个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的是长期的规划和族群间以及族群内部的团结合作，这一点却与美国四年或两年一次的选举相矛盾。在选举中，多数情况下仍然是白人与白人之间的竞争，他们所代表的，根本上仍然是不同的白人利益群体的利益，加之他们又缺乏身为少数族裔的切身感受，因此指望他们能够真正考虑到少数族裔的长远利益而制定合适的政策，是没有保障的。而在争取少数族裔选票的时候，白人后选人注意个人形象多于注意少数族裔政策，因此面对少数族裔，他们更多地关注于如何展示自己反歧视和赞扬少数族裔的形象，而对于少数族裔存在的问题，由于往往会牵涉到所谓“政治正确”问题，白人候选人们通常宁可回避或是空谈一些陈词滥调。结果就是，少数族裔的问题，尤其是黑人的失业、贫困、毒品和犯罪率高的问题，墨西哥裔非法移民的问题，长久以来并没有被切实地考虑如何解决。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没有了，社会语言上也为了“政治正确”而改变了人们的用词，但是各种隐性的歧视与隔离仍然在困扰着少数族裔。即使是他们中的成功者，在跻身中产阶级之后，也会遇到“玻璃天花板”而无法继续向上流动。

“9·11”之后，美国的族群关系再次发生变化。一方面是爱国主义空前高涨，而美国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又融为一体（曹瑞臣，2004：1），因此，全国人民——包括各少数族裔的人民——对美利坚民族的认同也达到了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最高点。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美国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白人的民族主义，具有天然的排外性，“9·11”事件给了白人种族主义者一个大肆宣传的机会（董小川，2006：5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的穆斯林少数族群，特别是来自西亚的移民，成为人们怀疑和攻击的牺牲品。《撞车》中，波斯裔移民的妇女看着自家店铺被洗



劫后留下来的侮辱性的标语，困惑地说：“他们把我们当成阿拉伯人了……他们不知道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不同吗？”然而对于愤怒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确实没什么不同，何况伊朗也同样是美国列入“邪恶轴心”的国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新世纪美国族群关系呈现这样的一些特点：首先，美国的族群关系本质上仍然是种族关系，并且目前来说仍然以黑-白之间的关系为主。虽然人口数据显示在不久的将来，拉丁裔人口将超过黑人，但其中有相当多是非合法劳工，而且黑人是少数族裔中最具有抗争性和权利意识的群体。当然，东亚裔、拉丁裔和西亚裔族群也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其中来自西亚的穆斯林移民的问题尤其引人关注，如果美国社会没有正确对待这部分人群，很可能爆发新的种族冲突。

而同时，正如《撞车》中所展示的，种族冲突并不总是发生在白人与黑人或白人与其它有色种族之间，事实上在美国，随着黑人权利的大幅提升，黑人对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片中让中国观众很不舒服的地方——两个黑人青年一口一个“Chinaman”（“中国佬”，实际上影片中的东亚人是韩国人）——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影片导演哈吉斯在接受采访时也说“9·11后，我的一个黑人朋友说，他看到阿拉伯人在机场接受严格的检查感觉很痛快，因为特殊待遇终于轮到别人了——以前总是黑人。我很惊讶，觉得他的想法很值得思考”（孟岩，2006: 52）。有色人种之间的歧视与误解与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一样有害于构建健康的族群关系。

其次，民权运动以来，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被取消了，全体美国公民被赋予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由于长期种族不平等而形成的各种族在社会结构上的事实不平等仍然存在，由于长期错误宣传造成的白人优越感和歧视思想仍然存在。而由于“政治正确”的观念，人们在公共场合无不注意言论自律，因此这种不平等和歧视就被掩盖在一团和气的表象之下，渗透到个人的社会生活当中。这无疑增加了处理族群关系问题的难度，因为问题总是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化的事件，但又带有鲜明的种族色彩。

最后，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占据统治地位的白人如何对待少数族裔。不论是“熔炉”主义还是多元文化主义，不能更改的是美国社会的基础是新教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白人不应该否认这一点，相反，应该坦诚地承认，并认真思考如何公平地对待在与自己的传统相处时遭遇困难的少数族裔的特殊性，承认种族融合与相处并不是那么理想地在“上帝的熔炉”里融解到不分彼此，或是各个多元文化能够和平共处，而应该看到，往往各个族群，个个文化在共处和相遇时，所发生的不只是友好的交流，也不可避免地有“碰撞”（crash）发生。

参考文献：

- 曹瑞臣，2004，“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世界民族》，2004年第3期
邓蜀声，2001，《世代悲欢“美国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董小川，2006，“美利坚民族认同问题探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黄兆群，1993，《美国的民族与民族政策》，台北：文锦出版社。
黄兆群，1994，《熔炉下的火焰》，北京：东方出版社。
马戎，2001，《民族与社会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
马戎，2004，“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孟岩，2006，“《撞车》导演访谈”，《大众电影》2006年第7期
钱皓，2003，“美国民族理论考释”，《世界民族》2003年第2期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5级硕士研究生）

